

載屍而還的臺灣出兵： 「明治七年西鄉都督真蹟書牘」與 「明治八年『征臺軍人墓碑』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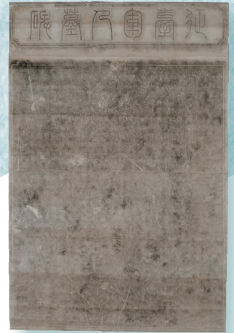


圖2 明治八年(1875)5月
日人川田剛撰「征臺軍人墓
碑」(牡丹社事件)拓片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採集「牡丹社事件」(又稱臺灣出兵)史料,有戰爭圖繪、諭告、照片、歸順旗等,從總督府博物館展示描述來看¹,詮釋臺灣出兵是對琉球民的保民之舉、作為琉球宗主國的地位,以及戰事勝利。其中有兩件史料,記錄戰地疫病猖獗及戰役結束後運屍而返的情況,增加了臺灣出兵的悲壯感與紀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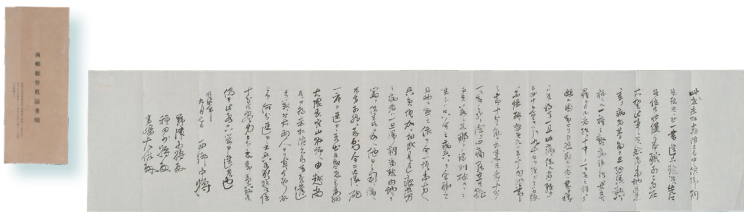


圖1 明治七年(1874)西鄉都督真蹟書牘印本

第一是「明治七年(1874)西鄉都督真蹟書牘印本」,1874年5月明治政府出兵臺灣,西鄉從道中將擔任蕃地事務都督,9月西鄉指揮官從大本營發信給兵部省,描述軍營爆發「弛張熱」²,病者約占10%,輕者發病3至4日、重者發病8至10日,軍務勞動大受影響,若和清國談判破裂,將不知為何而戰,建議增加兵員,讓軍員回國休養。此份書牘呈現戰地飽受疫病、疲勞之苦。

第二件則是戰事結束後,明治政府建立「征臺軍人墓碑」紀念,碑文由撰寫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墓誌銘的史官川田剛撰文³,描述出兵,與原住民交戰,與清國談判糾紛,到12月振旅而歸。

碑文提到:「炎熱尤甚,及屯駐經久,瘴氣傳染,病者相枕,全軍四千五百餘,其死於戰者十二人、死於病者五百五十餘人,軍制凡出征死者,就○於其地,今者以糧船艙虛,故得載屍而還」,記述戰地氣候炎熱、傳染病猖獗等,全軍約4,500人,竟病死約550人,係戰死12人的45倍。

牡丹社事件是明治政府成立以來第一場海外戰事,但1894至1895年的甲午、乙未之戰,戰地衛生依舊惡劣。在1895年澎湖之役未登岸前,運輸艦已有傳染病發病的紀錄,登島後軍隊依舊無法控制傳染病的擴大。

臺灣史三場帝國遠征:1874年牡丹社事件、1884年清法戰爭、1895年乙未戰役,遠征軍死傷慘重的主因往往是傳染病。而牡丹社事件擔任翻譯官、撰述《臺灣征蕃記》、初代民政長官的水野遵;以及第三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甲午戰役擔任臨時陸軍檢疫部事務官長,處理軍人歸國檢疫事宜,日後皆踏上了臺灣治理之路。

1 牡丹社事件文物的採集,從1923年「皇太子殿下 行啟之際提供台覽陳列品」出現,並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一月 歷史說明資料」陳列品清冊中有較詳細之描述。上述二份史料皆藏於臺灣博物館,未刊稿。

2 「弛張熱」係體溫高於39度以上,且1日內體溫波動大於1度以上。

3 川田剛(又名川田鸞江,1830-1896),漢學家,明治政府史官、大學少博士,明治八年撰寫此碑文時,擔任太政官修史局一等修撰。